



此心依旧滚烫

吴宝安

农民春天播种，一眼望去只是翻过的土壤，他不知道是否会丰收，但仍会放弃希望。

七十载春秋倏忽而过，有40年的光阴是在出版这块土地上耕耘，一切都恍若昨日，星河眼眸未熄，青丝染上霜华。我忆起了在山东中部偏僻农村度过的知青岁月，那是我的青春年华；我忆起了在古籍书店做营业员的日子，那是我走向书海的初始。如今，我怀着感恩之心接受了北京的新邀请，来到更大的平台继续学习和工作。每天清晨挤地铁的平凡生活，让我的内心焕发新的生机，仿佛重燃青春激情。

在过去的半生中，我行走在读书、编辑、出版、发行这条道路上，几乎把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书业。“一字一句，皆是历史，容不得半分马虎。”20世纪80年代初，我怀揣对铅字油墨的敬畏踏入出版行业，彼时的出版业，如同一座手工坊，每一本书的诞生都像艺术品一样精雕细刻。1982年，我进入青岛市新华书店，凭借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执着，从一名书店营业员到出任青岛出版社发行处第一任处长，再到担任总编辑助理、青岛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在出版这个“园地”工作了33年，这个阶段正是我国出版业起步腾飞、走向繁荣的辉煌时代。

而今回首，尽管有过苦与累，也有过迷茫与困惑，但我十分庆幸选择了这个行业，亲身参与了出版产业的改革，目睹了市场的千变万化，见证了时代的繁荣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实践者，我曾为城市出版社的发展模式探索过，付出过。正如韬奋先生所言，“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

当我即将从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的职务卸任时，很多出版社都向我抛来橄榄枝，希望我加入他们的团队，继续在出版单位工作。

还有热情的朋友，专程远道赶来，真诚相邀。对此我充满了感恩，因职业生涯而被人信任和重视是幸福的，但对我退休后的生活，有自己的要求，那就是：追随本心。最终，我接受了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个职务，同时也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研究院的聘任，担任兼职教授、顾问。这或许是因为我早年在上海的工作经历，以及后来经常到北京出差，对这两座城市都有深厚的感情。

2016年，为了工作方便，我携夫人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青岛，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开始了“双城记”生活。朋友们对我的选择感到不解，然而他们不知道，当我看到北京早高峰时涌人地铁的年轻人时，我的内心是澎湃的，我觉得自己重启了年轻的生命。我的选择就是要让已有的成就归零，重新开始一切。

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是中國出版协会最大的专业委员会，拥有160个成员单位，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涉及科技出版业务的出版社。科技委的工作对我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此之前，我只为一家出版机构服务，而在科技委，我要考虑每家单位，让科技委真正成为中国科技出版工作者之“家”。

躬身耕耘沃土，才能触摸到事业最本真的脉搏，角色转换让我再次发现了工作的美好。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年轻人学习，向这个时代学习，学习网络时代的思维和交流，学习数字化时代的工作技巧，学习从全新的角度了解社会的变化，融入年轻人的群体。

2017年，是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新华书店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新华书店曾经的一员，我提出编撰一本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图书的建议。相关项目规划获得主管部

门主要领导批示支持，这就是《新华之光》。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赞赏。

2020年1月8日，我与时任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刘建国同志一起，牵头并参加了人民卫生出版社与青岛出版集团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我相信集团充分利用好上市平台，积极推进转型升级，一定可以延续前后几代出版人的努力和夙愿，突破临界点，将青岛出版事业推向更大的发展。

“走出去，请进来”是出版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科技出版的走出去是文化强国建设中最基础、深层、有效的工作。所以我以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联合多家高校和出版机构连续举办8届“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大会，每次会议都有来自欧美的出版商与国内出版单位参加。

退休这10年，我深感比在地方工作时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看问题的高度、广度，又上了一层。国家级的好书就像精心培育的良种，非得有一流的院校、一流的学科、一流的作者不可，三者兼具，才能长出参天大树。只有十几年如一日深耕专业领域，经过淬炼和积淀，方能在国家级文化殿堂绽放异彩。

美国著名老年问题研究专家、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室创建者约瑟夫·库格林在其著作《更好的老年：关于老年经济，你必须知道的新理念》中提出：“忽视老年人需求的目光短浅的企业，或将被淘汰。”积极推动、呵护特殊群体的出版，尤其是老年阅读和出版，一直都是中国出版协会高度关注且重点保障的工作。目前来看，我国老年出版市场供给与老年人潜在需求并不匹配，亟须出版业进一步重视老年群体的需求。出版单位应持续加强对老年阅读市场的关注与调研，面向老年读者在开本、字号、装帧、标准、数字化、活动推广等方面加强

探索。我相信，通过供需两端协同发力，“银发经济”必将成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江西高校出版社策划出版“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由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作序、时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的聂震宁担任主编，全国的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每个人写一段在改革开放工作当中的出版经历。同为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我认为这个选题意义重大。在交流中，他们提出“出版人口述史”的出版，将出版人参与的历史记录下来，我深知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因此积极参与筹划。

“出版人口述史”的相关著作面世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代出版人的传承，应该让年轻人知道前代的出版人的经历，我们出版事业走过了怎样的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期间，这些著名的出版人，他们做过些什么，将来我们应该怎样发扬和传承？当我身边的一些著名出版人相继辞世后，我更加感到这段历史的珍贵。

人生步入老年，应当寻求灵魂的安稳，老年之福，在于随遇而安，虽为老骥，仍志在千里。人总是要老去的，但怎么老去，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还能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

2025年科技出版年会上，我见“00后”编辑们畅谈元宇宙出版，仿佛看见40年前那个在铅字车间穿梭的青年，时代不断变化，我也不能止步不前。我想到敦煌莫高窟唐代写经，是那些无名抄经人，让文明穿越战火流传千年。出版人的生命，早已与文明长河融为一体。

70年人生，其中40年在出版路上，若问今生何求？唯愿化作书山一抔土，滋养更多破土的新芽；唯愿为文明长河添一滴水，映照人类智慧的光芒。

前路漫漫，我仍将执炬而行——只因此心依旧滚烫。



钩沉逸事

十梅庵里，花开花落年复年

温言

每年的四月天，皆为梅花绽放正盛的时节。

十梅庵，一个脱俗的名字，“庵”字让人联想到青灯黄卷，幽静冷清，梅花又是春意盎然，亮丽活泼，二者融合，给人无限遐想。

十梅庵的历史若从古城顶遗址算起，那得有3000多年了。商周时期，有两个部落，不族和其族，二者经过友好协商，合并为不其族。他们发现了古城顶遗址处的围子山顶，认为这里是进出山海的中心。于是，建立了牢国，并把都城定在此处。之后，齐国人侵吞并，都城被摧毁、消失，再过数年，不其族在城建起不其城。古城顶遗址逐渐被人遗忘。若不是青岛解放后，一次地基的意外挖掘，这座古都城恐怕就会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时光飞逝，600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因为永乐扫北的恐怖屠杀，青岛百姓所剩不多，为了不让这片大地荒芜，大批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从云南迁徙而来。其中盛家三兄弟中的老三被这里的美景吸引，与南黄泥崖子的古庵毗邻，定居下来，成为立村人，人称盛家沟。

山明水秀，男耕女织，如此和谐的场景吸引了更多的移民。胶州魏家屯的四兄弟，以及来自云南的庄氏、臧氏等纷纷前来修房造屋，开垦土地，一个古老的村落逐渐成形。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梅花的孤傲和高冷让它有着独特的魅力，也成为报春的象征。青岛的古村落中，十梅庵的名字很有意境，其中的数字、花朵和青灯古卷，似乎向人展示着无穷无尽的故事。那么，十梅庵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种说法是，村旁庵前有十株梅花，巧合的是，庵里的尼姑也是十位，而且她们的名字中都有个“梅”字，如春梅、冬梅、腊梅等，所以庵取名为十梅庵，庵旁的村子也被称作十梅庵村。

另一个版本是，传说十仙女下凡东游崂山，发现十梅庵附近山清水秀，因迷恋此地美景，顿时生思凡之心，玉皇大帝闻讯震怒，派天兵天将下界捉拿，十仙女执意不从，便化作十株梅花留芳人间。后来人们筑殿命名十梅庵。1989年1月30日的《青岛日报》，其中的一篇报道就引用了这个版本的传说。

笔者翻阅到了《李沧名胜古迹的传说》，在这里，关于十梅庵的来源改成平民的故事：古年间，九里山坡下有一对夫妇：刘根“巧哥”和赵花“俊姐”，接连生了9个漂亮的大家闺女“大梅”“二梅”……黄土岭西的板桥坊村，有个无恶不作的大财主赵五，老婆生了九个儿子。18年后，巧哥不幸去世。赵五听说“俊姐”家有九个闺女，就打算强行许配给儿子们。就在迎亲之日，“俊姐”家突然房倒屋塌，母女十人被埋。第二年春天，十株梅树耸立房屋旧址上。崂山的一位道姑听说后，深受感动，修造了一座庙堂，塑了十尊梅花仙子像，招了九位道姑，取名十梅庵。

此后，清朝同治年间叫东庵，后又恢复了名称，中间曾改名向阳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稳定下来。

无论因哪一种传说得名，最终的名称还是得于一个“庵”字。庵，指的是圆形草屋或者尼姑住的小庙。这里曾经香火很旺，百姓争相前来祈福，只是因疏于修缮，古庵从辉煌走向残破，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在十梅庵风景区的一块石头上，镌刻着一首诗：“十梅庵里原十梅，百年已失今成林；千滴血汗一枝梅，万代香风醉后人”，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以前的十梅庵并非梅花满山，甚至曾经一度没有梅花。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庄学传的村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花专家陈俊愉种梅花的故事，深受触动，后六次登门拜访求艺，并由陈先生引荐，认识了武汉梅花研究中心的赵守边教授。两位梅花界的顶尖人物，向十梅庵传授了种花、施肥、剪枝、嫁接的秘笈。这种只在南方生产的美丽植物，经过认真培育在十梅庵的山头繁殖起来，从而形成了北方最大的梅园。

梅花耐苦寒的精神，与十梅庵村民的艰苦奋斗契合起来，成为一种信条，代代相传。



张风塘

风物小雅

让座

赵竟成

地铁从大河东站开出，虽然是始发站，但车厢里已是满满的，他们大多是和我一样踏青归来的乘客。男女老少，欢声笑语，身上散发出山野花海的芬芳，氤氲在欢快的车厢里。

列车到了张村站，随着车门缓缓打开，在拥挤的人群中，挤上两个女孩，大学生模样，其中一个搀扶着另一个，被扶的女孩弓着身体，双手紧捂腹部，好像是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车门在“嘟嘟”地提示音中很快关闭，门口处人多，加上女孩需要搀扶，列车启动时的一晃，让她俩有些站立不稳，一不小心碰到身边的乘客，站立的女孩赶紧礼貌地仰脸说声“对不起”，但又很快被淹没在列车行进的呼啸声中。

我坐在离车门不远的座位上，这两个女孩和我隔着几个乘客，她们一上车我就注意到了。列车瞬间加速，站立的女孩要扶住弯腰的女孩，显然有些吃力，于是她的眼睛向四周发出了求助的目光。可能是人多拥挤，多数坐着的乘客视线被挡，而我的目光正好与站立的女孩在乘客之间的缝隙中对视在一起。我大声问她，你的小伙伴病了吗？她说，是的，我们要去医院看病。听到这里，我立刻站起来说，你们到我这儿坐吧。女孩一面用力扶着她的伙伴，一面朝我摆摆手说，谢谢爷爷，我们坚持一会就行了。我于心不忍，还是将她俩招呼过来。被搀扶的女孩头也不抬地坐下来，感觉她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抬头相望。扶她的女孩蹲了下去，贴着伙伴的脸小声说了什么，坐着的女孩把贴在膝盖上的脸费力地转向站在跟前的我，艰难地发出了一丝微弱的声音：“谢谢爷爷。”虽然声音很低，在列车行进的嘶鸣中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无力但是很真切。

地铁飞驰，到了临近齐鲁医院青岛院区的埠西车站，我以为她们该下车了，但是她们没有动。医院到了，怎么不下车？我在心里暗自思忖。本想提醒她们一下，因为我隐约听出她们是外地口音，怕她们不熟悉本地医院情况。后来又想，女孩肚子疼得很厉害，一直呻吟不停，莫非是要到前面的妇儿医院。为了尊重她们的隐私，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洪山坡车站到了，这里有青岛妇儿医院。当列车停稳的时候，坐着的女孩被扶了起来，但是身子没有挺直，腰仍然是弯着的，看不清她的脸。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她们刚向车门那边移动了一步，扶她的女孩突然转过身来，迅速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红色包装的精美点心递给我，眼含泪花地说，谢谢爷爷，您坐下吧！我哪能要女孩的礼物，马上推辞。看我已坐下，女孩就直接扔到我的身上，又提高声调再喊一声，谢谢爷爷！然后头也不回，扶着伙伴慢慢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短短几十秒，我拿着这块不寻常的点心，被女孩独特的感恩方式感动了，此时，脑海里浮现出一部电影的名字——《开往春天的地铁》。

往事如风

旧梦十年

董超

时光流彩，旧梦难觅。只隐约记得十年前那个蝉鸣如泣的夏日，北上古都。风之呢喃，海之缱绻，万般不见，心里何等寂寥。年幼，不知如何亲近一座城市的芳泽。浮光掠影，倘佯在繁华的街市，漂泊无依之感时时晕染心上。

努力拼凑散落在心间一隅的古城印象，却是徒劳，毕竟它们已经安然自若地沉睡十年之久，温柔低语换来的只是梦呓，解不开的密码，被岁月永久尘封。有些故事注定要掩埋在记忆的流沙中，即使拼命挽留，也不过是一声叹息。

旧梦中，已然是夏日家乡摇曳的丰姿。一咏三叹的青泥石板，风韵多姿的烟雨楼台，夹杂湿润的气息欣然卸去周身疲倦。木香、紫藤、凌霄、扶芳藤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为仲夏编织了一袭梦的衣裙。藤多树茂，却似南方的老树与藤蔓，南方的树藤之间颇有爱情的味道，几生几世的缠绵牵绊在一起，树缠藤还是藤缠树已经无需探究，若是一场爱情，何必计较谁的付出更多。

北方的藤似乎只是借助树的力量攀援着，通常寻到一面墙，就松散地铺漾开来，肆无忌惮地成就满墙俏丽。树下亦会有几面轻摇的蒲扇，边打量着过往的红男绿女，边细数着城市的前尘往事，一壶绿茶，几缕青烟，撩动丝丝心弦，绾就一段传奇。

玫瑰色的晚霞揉入栗色的黄昏，恬适安逸让人心醉。漫步老街，心跳予他倾听，恍

然自己成了诗人，成了哲人。爱，惊喜，怀念，离愁，感动……心底里蔓延出千姿百态的情绪纠缠在一起，它们互相羁绊着，谁也不肯让步分毫，酸甜苦辣咸融入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泛着青光的石板路已经被踩得凹凸不平，岁月间歇其上，缝隙里青草新鲜地露着小脑尖儿，随着过往脚步踏出的节拍低吟浅唱，城市的情绪在歌声中弥漫，滴答滴答，那是对往事的追忆。歌声中，时光凝滞，儿时的点点滴滴恍若就在眼前，头戴绚烂的夏花追逐欢闹，放学路上与起舞的彩蝶一同翩跹。那些美好的风华氤氲不散，从写实到印象再到抽象，却始终是生命中最完美的一抹涂鸦。

笔者翻阅到了《李沧名胜古迹的传说》，在这里，关于十梅庵的来源改成平民的故事：古年间，九里山坡下有一对夫妇：刘根“巧哥”和赵花“俊姐”，接连生了9个漂亮的大家闺女“大梅”“二梅”……黄土岭西的板桥坊村，有个无恶不作的大财主赵五，老婆生了九个儿子。18年后，巧哥不幸去世。赵五听说“俊姐”家有九个闺女，就打算强行许配给儿子们。就在迎亲之日，“俊姐”家突然房倒屋塌，母女十人被埋。第二年春天，十株梅树耸立房屋旧址上。崂山的一位道姑听说后，深受感动，修造了一座庙堂，塑了十尊梅花仙子像，招了九位道姑，取名十梅庵。

此后，清朝同治年间叫东庵，后又恢复了名称，中间曾改名向阳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稳定下来。

无论因哪一种传说得名，最终的名称还是得于一个“庵”字。庵，指的是圆形草屋或者尼姑住的小庙。这里曾经香火很旺，百姓争相前来祈福，只是因疏于修缮，古庵从辉煌走向残破，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在十梅庵风景区的一块石头上，镌刻着一首诗：“十梅庵里原十梅，百年已失今成林；千滴血汗一枝梅，万代香风醉后人”，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以前的十梅庵并非梅花满山，甚至曾经一度没有梅花。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庄学传的村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花专家陈俊愉种梅花的故事，深受触动，后六次登门拜访求艺，并由陈先生引荐，认识了武汉梅花研究中心的赵守边教授。两位梅花界的顶尖人物，向十梅庵传授了种花、施肥、剪枝、嫁接的秘笈。这种只在南方生产的美丽植物，经过认真培育在十梅庵的山头繁殖起来，从而形成了北方最大的梅园。

梅花耐苦寒的精神，与十梅庵村民的艰苦奋斗契合起来，成为一种信条，代代相传。

石板上的童年

宋金田

回忆是一种奢侈的休闲。我上小学的年月，有一段与石板紧密相连的求学岁月。那时候，纸张宛如稀世珍宝，除了用来给老师上交作业，平日里练习写字的重任，都落在了那块朴实无华的石板上。

记忆中的石板，像是一位沉默而忠诚的伙伴，始终陪伴着我们在知识的小径上蹒跚前行。它由黑色石材精心打磨而成，约有一尺的长方外形，表面呈现出细腻的磨砂质感，犹如一块坚实的知识堡垒，承载着无数孩子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

与石板形影不离的，是专用的石笔，虽小巧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当石笔轻轻触碰石板的那一刻，清脆的“沙沙”声便在教室里回荡开来，仿佛是知识的音符在欢快跳跃。每一笔落下，都在石板上留下清晰而深刻的痕迹，如同在岁月的画卷上镌刻下成长的足迹。

在石板上书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石笔

的笔触硬朗而干脆，写出的字刚劲有力。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从最初的生疏到逐渐变得工整，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地记录在石板之上。皮实的男孩们常常直接用衣服的袖口或衣袖随意一抹，便将字迹擦去，重新开始书写；而女生们则大多会拿起一块干净的布，轻轻一抹，动作轻柔而细致，仿佛在呵护着一份珍贵的回忆。石板就像一个宽容的长者，无论我们在上面留下怎样的痕迹，它都能迅速恢复平整与光洁，等待着新的文字在上面绽放光芒。

这种可反复书写的特性，让石板成为那个物资相对匮乏年代里的学习神器。它不像纸张那样脆弱易损，也无需担心墨水的沾染和浪费。无论是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还是在简陋的乡村学堂中，石板都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稳定而可靠的书写平台。它见证了无数个埋头苦学的日夜，陪伴着我们从懵懂无知的孩童，逐渐成长为能够书写工整秀丽文字的少年。